

【美学研究】

论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乌托邦思想 研究的重要性

邹 强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关键词] 审美乌托邦思想; 法兰克福学派; 美学

[摘 要] 一提起法兰克福学派, 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它的社会批判理论, 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的重要性则认识不够。事实上,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体系是由社会批判理论始, 最后归结于美学理论之中的。用审美拯救异化的单向度社会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共同的追求, 走向审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最终出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审美乌托邦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05)02-0148-04

作为最有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社会政治的深刻批判而闻名于世的。一提起它, 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它的社会批判理论。其实, 法兰克福学派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批判流派, 而且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在美学领域取得了同样辉煌的成绩, 尤其是他们的审美乌托邦思想曾经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但是, 对于审美乌托邦思想的研究, 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乌托邦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的研究, 一直以来都不太为国内学者所重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无论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专著, 还是在相关的单篇论文中, 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的研究都不占有重要的篇幅, 或是一带而过, 或是根本不提。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像《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这样专对其美学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 但是总的来说, 这仍然是目前相对薄弱的环节。

一、问题的提出

毫无疑问, “乌托邦”作为某个特定时代的显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似乎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然而, 就是在这科学日渐昌明、物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里, 在社会乌托邦基本上烟消云散之后, 审美乌托邦问题却在全世界范围里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些年来, 对艺术, 尤其是审美乌托邦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理论热点。作为影响最大的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 在以其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里对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进行深入剖析和批判的同时, 也格外地关注这个问题。

[收稿日期] 2005-01-06

[作者简介] 邹强(1977-), 男, 瑶族,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术派别,法兰克福学派最主要的理论观点被称为“社会批判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晚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用高生产、高消费、高福利的政策来瓦解人们的反抗意识,这种“消费控制”不仅加强了对人民的奴役和对人性的压抑,甚至连作为既存事实反动的现代艺术也以异化的形式加强了对人心理、意识、意志的操纵。由于其对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的格外关注,因此,有人也把“社会批判理论”理解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文化批判理论^[1]。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学和艺术问题也始终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从占据着该学派全部论著中大量篇幅的美学、艺术理论、文化批评、文学或音乐评论的内容中就可见一斑。而且,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就是其社会政治理论的一部分。他们所有的美学主张都是建立在同一问题的基础上的:艺术如何体现它的社会批判的姿态,如何成为解放意识、否定社会压抑的手段^[2]。正因为其在主观上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客观上美学就不仅仅只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而且还是其整个批判活动赖以展开的基础与归宿,成为该学派理论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了。

事实上,该学派的大多数理论家在艺术领域中都有着各自丰硕的理论建树,如阿多诺作为音乐学家、本雅明作为文学批评家、马尔库塞作为美学家、洛文塔尔作为大众文化批评家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尤其是其两大理论重镇——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不约而同地在美学领域结束了自己一生的思想跋涉,分别用《审美之维》和《美学理论》为自己的学术事业画上句号。可见,美学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思考的终极问题了。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核心是审美乌托邦思想,所谓审美乌托邦,简单的说就是“审美的乌托邦”。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对既存资本主义社会不满的哲学家们在社会政治领域里尝试了多种改造世界的方法失望而归的情况下,企图用审美和艺术的方法来拯救这个异化的世界,使异化世界中已经丧失了自由和谐本性的人们在艺术、审美的感召下,重新获得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恢复人性的和谐。这仿佛是让势单力薄的艺术承担了一个“不可能任务”,犹如让瘦小的孙悟空背负着沉重的五行山一般,终究是不现实的。所以,人们常常把抱有这种观点的人称为审美乌托邦主义者,把他们的美学思想称为“审美乌托邦”。

与社会乌托邦不一样的是,审美乌托邦的颠覆性不那么强烈,它不谋求用暴力手段打破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寻求一种全新的生活。相对于社会乌托邦的全新创造来说,审美乌托邦所追求的是一种更完美的生活——在现有基础上更本真、更和谐和生活。它超越的目的不是颠覆,而是拯救。在审美乌托邦那里,一切存在都应该符合其本真的完美。而现实社会里,由于人欲的贪婪、社会的物化等种种原因,本该如此的社会被异化了,本该和谐的世界充满了矛盾,本该散发出感性光芒的天空被工具理性的阴霾所遮蔽。为了恢复这一切原有的和谐与完美,审美乌托邦希望通过唤醒已被遗忘了的完整人性和自然本能,进而使人由残缺的“单向度的人”恢复为健全完整的人,最终使这个“单向度的社会”恢复为和谐的“完整世界”。

正是因为敏感地注意到了审美的特殊功能,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无论是霍克海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施密特,几乎无人不谈“审美乌托邦”或“艺术乌托邦”。他们继承了前人关于审美乌托邦的相关成果,并有了自己的创新与开拓。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审美乌托邦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正是因为审美乌托邦美学思想的提出,使得法兰克福学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声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麦克莱伦就曾精辟地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美学领域。”^[3]

二、“审美乌托邦”之于法兰克福学派

事实上,对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乌托邦思想这一问题重要性认识的不足深深地影响着对它更进一步的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艺术、审美确实是法兰克福学派比较关注的问题,但远非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决定性问题,“美学只是它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方面。”^[4]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比如前文提到的麦克莱伦就认为美学领域才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杨小滨、程巍等国内青

年学者也持相似观点^[5]。其实,无论是认为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认为“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都承认了“美学”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思想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至于对美学是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学术观点的不同认识,是由评判参照系的差异造成的。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的提出及主要观点的形成都是与批判理论紧密相关的。正像前人已经分析的那样,作为所谓“社会研究所”而衍生出来的一个理论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焦点当然应当是异化的社会和残缺的人类。但是,他们在遭受多次努力,却又多次失败的屡战屡败的尴尬后投入了审美王国的怀抱,因此他们的美学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功利性。马尔库塞明确说到:“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6]这一段话是马尔库塞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功利性的形象生动的阐述。由这一段话也可知道,艺术(审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本来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分,是作为批判理论中的救赎部分出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美学“只是它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方面”的观点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认为美学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引人注目的成就”的观点也有自己充足的理由。从发生学意义上看,法兰克福学派庞大的美学大厦固然是因其批判理论的需要而建造的;从功能学的角度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之所以被称为“审美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们认为它被社会批判理论不切实际地赋予了太沉重的责任和使命。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法兰克福学派审美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美学主张之间,虽然存在着各种联系,但更多的是不同,不然,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美学也就没有必要叫美学,而干脆叫做“批判理论救世学”好了。所以尽管在发生学、功能学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跟其批判理论有着剪不断的关系,但是美学毕竟不等同于社会学,审美理论毕竟不等于社会批判理论,不能简单地将这两者等同起来。就像研究农药、化肥的生物化学不能也不会因其是为了让农作物更好的生长以便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种种需要而被等同于“人学”一样。

也正因如此,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视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主要派别之一,而不仅仅是被当作一个单纯的社会批判学派。对于这个流派而言,美学既是他们研究关注的重点,又是他们获得世界性声誉的重要原因所在。从具有先驱者意义的布洛赫,到作为中间力量的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一直到后来的新锐哈贝马斯、施密特,都对美学情有独钟。可以这么说,法兰克福学派由社会批判理论始,至审美研究而成大气候,美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这一学派关注的终极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了。因此,我们除了要注意对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分析研究之外,更要加强对其审美思想、艺术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其审美乌托邦思想的深入研究。

三、可以实现的“审美乌托邦”

把重建理想社会、恢复完整人性的历史重任交给美学,交给艺术,看起来似乎是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于是有学者指出,靠艺术来拯救人类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似的空想,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倒是从来都不否认自己学说的乌托邦色彩,他们不仅多次地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乌托邦”、“艺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概念范畴,还公开地宣称自己是“是一个乌托邦人”,一个“绝对无可救药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者”^[7],因而人们往往据此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观点统称为“审美乌托邦”。

长期以来,“乌托邦”在国人的心目中都是“空想”以及“不科学”的代名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编译者们用“空想”来对译“乌托邦”:“他们的翻译不仅将‘乌托邦/科学’这个二元概念的内在含义用浅显易懂的词语固定下来,而且还把‘乌托邦的’与‘空想/实干’这一对日常概念更醒目地联结在一起,从而对学术界,尤其是一般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8]直到今天,一提到“乌托邦”,人们头脑中首先闪现出来的词语还常常就是“空想”,并进而由“空想”联想到“空想社会主义”!也许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审美乌托邦思想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们应有的重视,甚至还遭到一些学者的强烈批评。^[9]

“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写的一本旷世奇书《乌托邦(Utopia)》,该书以游记小说的形式,借一位远洋水手——“杰出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口吻描述了一个被无意发现的尽善尽

美的“乌托邦”岛国的方方面面。由于莫尔所描绘的这个国度在当时及后来的人们看来过于理想、过于完美，似乎是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及的，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乌托邦”岛国的美好生活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美梦。随着书籍的传播，“乌托邦”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致发展成“不可能之事”的代名词，并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增添了贬意的色彩，几乎与“空想”相提并论了。事实上，自从“乌托邦”一词诞生之日起，无论是其外延还是内涵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从最初的“乌托邦”岛国，到发展演变初期的“乌托邦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直到今天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乌托邦”：“语言乌托邦”、“结构乌托邦”、“符号乌托邦”、“形式乌托邦”以及本文关注的“审美乌托邦”等等。这所有的“乌托邦”，含义不尽相同，用法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乌托邦”在最初的意义只是一个由托马斯·莫尔虚构出来的岛国的名字，然后才发展成为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概念的。

应该承认，如果仅仅只是“想”，而不去实践，当然不会真正地获得想要的东西。但是不能以此就来否定“想”的重要意义。况且，“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应该属于实践的一部分。另外，“乌托邦”是不是真的等同于空想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考察，所以单凭着强加在它身上的“空想”二字就来否定乌托邦的存在价值是不严谨、也不科学的。自然，“乌托邦”以及“审美乌托邦”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但毫无疑问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作用。作为一种“元叙事”，乌托邦几乎贯穿了人类世界的整个历史时空。无论乌托邦的叙述者是先知者、圣徒、思想家、文学家还是遁世者，无论乌托邦的内容是弥散于逃避式的极地还是栖居在重建式的家园，无论是回忆的乌托邦还是想象的乌托邦，作为与现实迥然不同的异质世界，乌托邦毕竟构成了一个他者的时空以及他性的纬度，这种“异”无论是作为对尘世的改写还是作为对空中楼阁的虚构，都设立了一个也许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构成了人类想象世界与现实生活里的特殊一隅。

对于乌托邦之梦的苦苦追寻表征着人类艰苦卓绝的精神攀援。人类的智慧委实有限，至今仍未能解开的谜团仍然是数不胜数，在人类上下求索的艰难历程中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持，人类认识能力不能把握的东西必须靠信念、信仰和理想来把握。凭借信念、信仰、理想的牵引，人类才能将生命活动保持在一个相当的高位上，才不至于堕入消极悲观的境地中。乌托邦理想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能否实现，如果它能在通往这一终极目标的征途中唤起人们的信心、希望和乐观情绪，鼓舞着人类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断开拓进取，那就足够了。

[参考文献]

- [1]马 驰.“新马克思主义”文论[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158.
- [2]杨小滨. 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M]. 上海:三联书店,1999. 17—18.
- [3][英]戴维·麦克莱伦著、余其铨等译.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48.
- [4]朱立元.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1.
- [5]杨小滨. 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程巍. 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6][德]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李小兵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12.
- [7]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演讲”[Z]. 1976. 7.
- [8]陈岸瑛. 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J]. 北京大学学报,2000(1).
- [9]董学文. 文学的接受与审美乌托邦[J]. 北京大学学报,1991(5);陆贵山.“文学主体性”理论与审美乌托邦[J].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2).

[责任编辑:王连仲]